

故宫文丛

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

那志良 著

进入故宫的初期
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
故宫博物院鼎盛时期
文物南迁时期
疏散后方时期
胜利还都
运迁台湾
个人研究工作

紫禁城出版社

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 / 那志良著. —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4.1

ISBN 7-80047-442-9

I . 典… II . 那… III . 故宫—史料 IV . K92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4359 号

责任编辑: 朱传荣

装帧设计: 郑志标

责任印制: 马静波

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

那志良 著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景山前街故宫博物馆院内)

北京恒智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980 1/16 字数 120 千 印张 13.5

2004 年 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80047-442-9/K · 205

定价: 39.00 元

那志良 著

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

紫禁城出版社

目 录

一 进入故宫的初期



入宫之前	11
初入宫禁，参加点查	15
襄助田园房产的接管	18
记冯玉祥与鹿钟麟	21
文物的外流	25
文物贮存的大本营	28
故宫也有伪器	31

二 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



故宫博物院成立	35
军机处档案的收回	38
步入坎坷之途	40
复辟文证之发现	47

三 故宫博物院鼎盛时期



废除故宫博物院之提议	51
故宫博物院之发展	55

四 文物南迁时期



文物装箱	61
文物起运	64
石鼓装箱	67
易培基盗宝案之发生	71
新官上任	75
沪上寓公	78

五 疏散后方时期



文物疏散	81
要件运长沙	84
初到宝鸡	87
再到宝鸡	90
迁运汉中	94
迁运成都	97

蓉城小住	101
理事视察	103
运到峨眉	106
宜宾的运输	111
峨眉库房	114
峨眉天下秀	117
居峨琐事	120
峨眉大火	125
家庭团聚	127

六 胜利还都

文物集中重庆	133
白蚁与臭虫	136
文物运回南京	139
石鼓由陆路返京	141

七 运迁台湾

文物运台	149
雾峰库房	152
台中展览	154
文物抽查	155
台北新馆成立	159
照片外流	162
伦敦艺展	165
赴美展览	171
参加编辑工作	180
《四库全书》与荟要	189

八 个人研究工作

玉器研究	195
其他研究	200
代人编辑或鉴定文物	208
结束的话	214
附记	215

出版前的几句话

家翁那心如(志良)先生，1925年1月进入故宫工作，那时正是，溥仪出宫后一个月，也就是“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之初。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已有将近70年的光阴。先生现在虽然退休了，仍然续任顾问之职。

家翁真正终身奉献给故宫博物院，故宫凡是重要之事，都有家翁参加，例如文物南迁，文物疏散后方，两次在国外举行大规模的展览，赴日、赴港印刷文物，以及编辑故宫书画录，故宫铜器图录，故宫法书等，他老人家均参加，可以说把毕生精神，都付与故宫博物院了。

为了记叙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家翁出版过《故宫博物院三十年之经过》、《故宫四十年》，家翁写《故宫五十年》时，用分段记述的方式，在《传记文学》上分段发表，在全部刊登完毕之后，汇印成册。

凡此种种，家翁竭尽心力，希望为国家、为社会作出贡献。对玉器之研究，也有精辟的著作，提供后学。因有感家翁的研究精神，张碧桂小姐与我提起勇气，请求家翁，重写自己的生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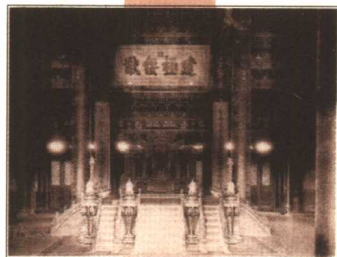
最后他答应了，一个月的时间，他老人家就写完了这10余万字的记录。他告诉我们：“如果你们想把它付印出来，书名就叫《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家翁说：“事实上，到今日为止，我只在故宫69年，70年是个整数，我就揩油一年吧！”我们照他的意思做了，特略记录梗概如上。

1993年6月19日

王淑芳识于台北



进入故宫的初期



入宫之前



我为什么把进入故宫工作之前的事，说在前面？是要说明我的进入故宫，是我的老师陈援庵(垣)先生的栽培。

这要从头说起。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本是在市立第三中学读书，校址在北京的祖家街。

1921年，一个新的中学创立了，创办人就是我的老师陈援庵先生。他得到一笔华侨捐款，请他办些慈善事业。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有两种事业是亟待兴办的：

一个是孤儿的教养问题。许多孤儿不但没有机会学些谋生的技能，生活也感到十分困难，必须予以救济。他成立了一座“孤儿工读园”，收容困苦的孤儿，叫他们都住在园里，上午分班上课，下午学习技能，包括木工、铁工、漆工等。我记得工厂前面那副对联写的是：

无私蓄、无私器，同惜公物；

或劳心、或劳力，勿作游民。

几十位小朋友，一同生活，一同读书，一同学手艺，过得非常快乐。

一个是小学毕业生的升学问题。一个穷苦人家，孩子在小学毕业之后，就无力升中学，应当设立一个免费的学校，使这般的儿童，有升学的机会。他就成立了一个中学，取名“平民中学”，同时招收一年级新生两班，二年级新生一班。学校里不收任何费用，还辅助一些应用书籍。

我父亲看到报纸上登的广告，马上在他服务的学校里，写一封信回家，主张叫我转学，考这个学校的二年级，弟弟廉君去考一年级，这样，



我在市立三中所用的钱，就够我们兄弟二人读书了。我们接到信后，立刻前去报了名。

考试的当天，学校宣布，报考二年级的学生只6个人，不能成班，暂且停止招生，今天就不考试了。如果原报名投考二年级的学生，愿意改考一年级，学校也欢迎。

我想，我既然来了，何不考一考呢？考不取，也就算了，万一考取时，再决定是不是转学。

考试的结果不错，我考到第一名。弟弟也考取了。父亲回家来，大家商量，都主张我转学到平中，经济的压力小了，我多念一年中学有什么关系？于是决定了，我们弟兄二人，一同读平民中学的一年级。

我们向学校要求，两人不要分配在一班上，一个在甲班，一个在乙班，这样，我们可以买一份教科书，两人轮换着用。学校也同意了，我分在甲班，弟弟分在乙班。

开学后，知道陈援庵先生自任校长，学校的老师，一半以上，都是不受薪金的，义务教书。课程的排列，需要就他们的时间，有时十二时刚下课，下



20世纪初的北京街景

午一时又上课了。我们的住址，都距学校比较远，单程至少要三四十分钟，我们这些苦学生，下课之后，跑步回家，吃了饭，再跑步回去，没有人向家里要钱，在外面吃些东西的。

我们每次走进学校的大门，首先看到那“苦学”二字大牌匾，心里总是想，这牌匾上少写了一个字，若写成“苦学生”，多么符合现实呢！

我被选作了班长，回想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我总是做班长，而且得有

“小皇上”的雅号，那时是多么威风。

学期结束了，学校在办公室门前张贴出两张大榜，一个是学业榜，一个是操行榜，两个榜的榜首，都是我的名字。

从此之后，一直到毕业，在学业上，我永远是考得第一名。

校长陈援庵先生对我比较注意。他在学校又兼任我们班的国文课，他的教学方法比较严格，在上课的前一天，拿他的教材叫办公室替他油印好，第二天上课时，分发给 学生，讲义上不点句，他随便指定一位学生读，读有错误，一定挨骂。然后再指定一位学生讲解给大家听，这更难了。大家对他的课，总是担惊害怕。有一次，他指定我讲，我的运气实在不错，讲的是《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谁都知道，《史记》上的文章，是最容易讲的，那天，我的成绩，自然是很好的，我得到了夸奖。

毕业之后，他叫我留在学校，有了空就到学校来帮忙，我也答应了。

一天，他告诉我，叫我父亲到学校来谈谈，我们不晓得有什么事。我父亲按他所约定的时间到了学校。他告诉我父亲说：“你的孩子非常好，将来是有发展的，我想替他做个媒。”然后他说：“我有一个内弟，姓李，就在学校里工作，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中学毕业，正要考大学，二女儿叫李秀英，是你儿子的学生。我想介绍这大女儿给你儿子……”其余的话，就是说这位小姐如何好。

我父亲一时无法回答，只是说，等我回家去商议后，再



陈垣 字援庵，又字圆庵，晚号励耘老人，广东新会人。现代著名史学家与教育家。民国初年任教育部次长，主办北京孤儿工读园，创办平民中学，翊教女中校长。同时相继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任教，并任辅仁大学校长，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故宫图书馆馆长等职。中央研究院院士，与沈兼士、徐中舒共倡设立故宫文献馆，抢救、整理、编纂了大量明清历史档案，桃李遍及天下。



景山前街大高玄殿牌楼

作答复。

回家后，大家讨论的结果，是这个婚事不能做，最主要的原因，他们是广东人，生活习惯彼此不同，而且两人从未见过面，将来是不是能和平相处，也是问题，我们婉言辞谢了。

1925年元旦，我到校长家拜年，校长告诉我，清代的末一个皇帝溥仪，已然被强迫迁出宫外去了，现在成立了一个“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宫中文物。现在最要紧的事，是清点宫中究竟有些什么东西，需用不少人办理这项工作，我们打算找些学生来做这些事，你很适当，你愿不愿意做这事呢？我正在考虑的时候，他又替我决定了，告诉旁边坐着的陈子文先生说：“陈先生，后天你带他去上班。”

陈子文先生和我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就告辞出来了。

从此，我就做了故宫的职员，到如今，不觉已是70年了。



初入宫禁，参加点查

1925年的正月初三日，我开始做了故宫的职员。

早晨，陈子文先生把我带进神武门——故宫的大门，又带我到各办公室走了一遍，介绍给我，这是什么先生，那是什么先生，还要办理分发通知的经常事务。那时，有许多各部会的人士参加点查工作，要把他们来会日期，有个分配，并在前一天通知他们，这事作为我的日常工作。



神武门

陈子文先生很热心，拿一张单子来叫我看，告诉我，到宫中去点查文物，是要分组进行的，每组人员工作名单，叫做“组单”，到宫中去点查，叫做“出组”。这名单上印着“组长一人”，是由各部会派来的人担任，是每组的主持人。其他的人，是：

查报物品一人，负责唱报文物名称、件数、附件，及其他应记载的事。

物品登录一人，根据查报物品人所报，写在“物品登录簿”上，并依次编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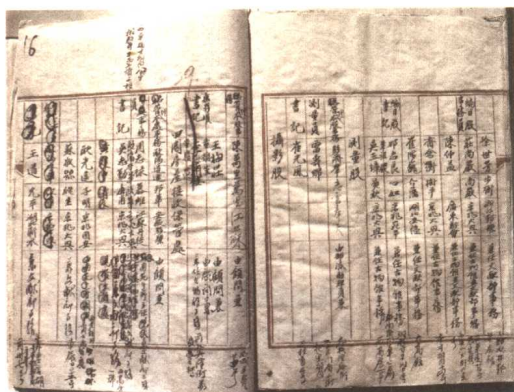
写票贴票一人，根据物品登录簿上所编号数，写在号签上，贴在或挂在物品上。

事务记载一人，记载这一组点查情形，这个人是不更换的，他了解哪些东西已经点查过，哪些东西还未点查。

监视若干人，负监视责任，也是由其他机关参加的人担任。

最后他还告诉我，出组时要大家同进同出，不得有单独行动，而且绝对禁止吸烟。

第二天，早晨到会后，先到点查事务室看看，看到有一张组单上有我



故宮職員名冊草稿

故宮職員名冊油印件，編目股書記項下有“那志良……”



的姓名，是第二组，地点是斋宫。我在那里等到人员到齐之后，抽签决定了组长与监视之后，由组长开单领取钥匙，一同进去。同去的人，除了上述的人外，还有一位国民革命军的士兵，一位警察，他们也是做监视工作的；还有二名工友，是准备帮同移动器物的。

到了斋宫，由组长验明封锁没有问题，便开启入内。工友把点查记录簿和笔墨送给我，我打开看时，墨盒里的墨，毛笔的笔尖，通通冻成冰块，我说：这样子，我怎么写字呢？

那位担任查报物品的先生告诉我，天气这样寒冷，屋里又没有生火，怎能不冻成这样子呢？他们都是把笔尖含在口中，用时拿出来在墨盒里摩擦几下，笔上有一点墨痕，赶快就写，写完再含在口中，除此之外，你有什么办法呢？

我照他说的话办，写在簿子上的字颜色淡极了，几乎看不出来，那位先生又告诉我：“那就成了，反正有人在我们退组之后，再写一遍呢！”

时间差不多了，组长叫大家停止工作，他把器物上贴的或挂的号签，读出号数来，我就根据他所读的号数，把物件的品名等读出来，核对无误，然后我和他都在最后签了名。他的签字，是为了负责，我的签名，是备誉写